

# 「兩漢三國政治思想」介讀

華起馬

王雲五教授所著的「兩漢三國政治思想」，以十四章，二七四頁，約二十二萬字的篇幅，論述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十四位政治思想家的政治理論。十四位政治思想家是陸賈、賈誼、鼂錯、董仲舒、劉安、桓寬、劉向、揚雄、王充、王符、荀悅、仲長統、徐幹、諸葛亮等。雖然是十四個不同的各別的个人思想，但王教授所使用的方法，所執持的觀點，却是前後一貫的；並可從字裡行間，看出王教授對這十四位思想家一種溫和敦厚的感情，與力求客觀評論的態度。在取材體例方面，大體是先據正史及其他可靠資料，列述每一位思想家的生平及著作；其次即考據該著作之真實性。在這方面所根據的版本，大部分是四庫備要，國學基本叢書，公私精校本，聚珍版，及其他校釋本。由於王教授精於考校鑒別，藏書又多，所以在材料來源方面，可說是信而有徵。但因古代學術並未分化，要從雜亂紛歧的言論著作中，找出其政治思想，頗費功夫。正如王教授所說「我國古籍，除極少數專論政治者外，或為一般的廣汎的著述，或為門人弟子所記；因此，凡欲摘取其有關某門類

之資料者，祇有採取淘沙見金之法」（頁一三五）。

沙中淘金的方法，不免要有所取捨；而且要取所當取，捨所當捨，才能汰除諸沙，選取真金。在本書中，王教授做得十分成功。例如關於桓寬的「鹽鐵論」，他提出了左列三項論析：

其一，他（指桓寬）在漢宣帝（公元前七三年至前四九年）時始舉為郎，而早在昭帝的始元六年（公元前八一年）已有詔舉行此次賢良與文學的對策。是則對策當在桓寬入仕以前至少十餘年，乃至二三十年。他固無資格擔任發問之人，即派充書記或其他助理任務也絕不可能。然而他竟將所有策問和對策記述得如此詳盡，想來祇有兩項可能：一是事後受命專任此項工作；二是事後自動搜集策問題目及其答案而編輯之。但由於策問題目出自政府高級官吏，不便更易，而答案出自自多人，且不具名，自不妨由編輯者加以穿插渲染。如此便可以一己之意見，混入於答案之中，藉以間接表現個人之私見。這第二項之可能性頗強，因我國古代許多偽書，都是借他人之名而發表一己的意見者。誠然，則各項答案中當有

不少是桓寬的意見。

其二，在答案之下，往往附有「御史（或大夫）默不對」一語，其意蓋謂策問之人語塞。此縱非對於問與答孰是之直接論斷，至少是間接承認答詞之有理。由此可以透露桓寬之記述，不能算是完全中立的。尤以提供答案之賢良文學所主張幾全與儒家相同，而諸史藝文志皆將鹽鐵論列入儒家。但代表政府發問之御史，丞相丞，大夫等的主張，或儒或法，並不一致，甚至有不憚批評孔子者，足見是書是以答案為主；而編輯是書者當然也屬於儒家，故能與全部提供答案者共鳴。……足見事後記述之人可能以己意刪削非儒家之主張。誠然，則桓寬所記述者，更非出自完全中立態度，凡與己意相合者當然記入，與己意相反者當然刪削；至於與己意稍異者自亦難免更易，從而補入己意之處自亦難免」。

其三，「鹽鐵論今本六十篇，其中五十九篇一律作問答式，問者為御史等人，答者為賢良文學等人。獨第六十篇不作問答式，惟冠以「客曰」。此所謂客，究係何人，余不能無疑。蓋第六十篇雖稱為雜論，然觀其內容，頗近於結

論。是則所謂「客」者，很可能便是桓寬本人，在以問答方式記述前五十九篇外，殿以第六十篇之雜論，而以「客」代替其本人」（頁一〇四—一〇五）。

由於此種合理的推究，於是從「鹽鐵論有關政治的主張，不在少數」，遂推定「桓寬不失為一位政治思想家」（頁一〇六）。

其他推論的地方甚多，例如關於「淮南子」，王教授說：「劉安所著淮南子，漢志列為雜家，實則折衷周秦諸子，正如胡適之所稱乃結合古代思想之作。其論政治頗傾向於道家，然於儒與法亦多採及。是書雖為集體之作，然據史傳所稱，孝文帝使安為賦離騷，日早食已上，足證其為好學有得者，縱係集體之作，仍不失其一己之見解，與呂氏春秋之以大賈具名，完全為他人集體之作者有別」（頁七六）。

王教授對於諸家理論，加以辨正之處甚多，不勝枚舉。例如「或謂（陸賈）新語中有『無為』一篇，是否浸染於道家之說」，王教授認為是「名同而實異」。並舉出原文證明「與老氏無為之旨不相同」（頁四）。關於董仲舒「春秋

繁露」楚莊王第一下面一段話：「孔子曰：『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乎？』言其主堯之道而已；此非不易之效與？」則以為「此處所謂無為，與道家之所謂無為者有別，蓋注重『其主堯之道』一語。……因此，所謂無為，祇是說不必多所作爲而已」（頁六四）。關於王充，便說他「是一位大膽的學者。

在他的論衡內，有問孔第二十八，非韓第二十九及刺孟第三十，三個專篇，而且在案書篇內還有反墨的言論；可見他不憚懷疑孔子，譏刺孟子，反對韓非和墨子，是其對於儒法墨三家均有批評，漢志把他列為雜家，可稱適當。但他雖對孔孟略有批評，大體上仍同意儒家的主張，祇是滲入了不少道家的色彩；然其排斥迷信，使儒家披上宗教的外衣得稍揭破，其於儒家亦不無小補也」（頁一七三）。其次，「與其稱王充為政治思想家，毋寧謂其為哲學家。然無論如何，他的主張確也具有若干政治成分」（頁一七四）。

此外，本書對於諸家政治思想的精義，每有闡發，以求通貫，例如對董仲舒所說「天之生民，非為王也；而天立王，以為民也」的

話，以為「與現代西方政治學所稱『政府係為人民而存在；人民非為政府而存在』之原則，若合符節。可謂民本思想之澈底者」（頁六五）。

再則，本書對於每一家的政治思想，都區分為若干主題，使人一目了然，閱讀甚便。例如賈誼的民本思想(1)民本，(2)民命，(3)民力，(4)民功，(5)民強，(6)民危，(7)愛民，(8)壽民(頁一四)；治國之道有(1)一般的治道，(2)政治，(3)三主，(4)官人六等，(6)用賢，(6)士，(7)察吏(頁一八)；為政者所宜注重的德目有(1)禮，(2)德，(3)仁與信，(4)仁義與攻守，(5)和與嚴，(6)謹小慎微，(7)正俗(頁二二)；為政的技術有(1)治術，(2)誅賞，(3)禮義與刑罰，(4)本末，(5)削弱諸侯，(6)階級，(7)議賞，(8)取與守(頁二六)；民生國用有(1)蓄積，(2)美衣粗食，(3)玩物亡國，(4)銅禁(頁三〇)。

以上是筆者拜讀王教授大著「兩漢三國政治思想」後隨手寫出的一點心得。這是一本清新可讀的政治思想著作；從這本著作中，也大致可以了解王教授一部分治學的精神與方法，及政治的見解與態度。

(上接98頁)  
隻罐子，加以計數，倘善惡各半，便算功過相抵，無賞無罰；倘善多，這人家下年度就會得福；惡多，就降災。

## 五 灶神職掌

灶神不僅察人間家戶善惡，也兼理了其他的神職。

蘇州古老人家，有灶王籤，遇疑難事，求卜以占吉凶行止。還有湯藥籤，遇疾病，祈求神方治療。籤上所註明的藥方，大都是治風寒的。常熟更有灶王驅瘧鬼的風習，謂幼童首次患瘧為「胎瘧」，須由其外家遣人來祀灶，進門遊行，不可和人談話。祀畢，携祭品中的餅一個，直向外走，口唸道：「我以後不再來了。」既出，將餅餵狗，瘧病就散失在狗身上了。其餘祭品，須立時食盡，以象瘧病消除的快速。

南北好多地方，往年舊式婚姻，要看八字，把待嫁女生辰八字送給男家，併同待婚男孩八字，一齊讓星相家來合婚。在未正式合婚之前，這女方八字叫「小帖」，小帖先與在男家灶王神座前壓擱三天，看看這三天裡，男家是否平平安安，沒疾病，無口舌，纔算吉利。否則，就不宜合婚了。

此所以，添丁進口，家裡有人生孩子，娶新媳婦，以及家中有喪事，都要叩拜灶王。意思是，要報告他家中人事的動態。有條諺語說「明灶神跟家戶生活關係的密切：一敬神不如敬灶，敬灶天天有靠。」只因這神是經常守在人家灶頭上，他明察家戶一切隱微，而隨時上白於天。